



涪溪集卷八

金華宋濂著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蒲陽鷄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侯  
侯縣人也名扶字聖儀累官皆有惠政侯歿已千載  
民以雨暘禱輒應是侯之神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  
吾民其可忘於侯乎濂雖不敏爲撰迎享送神之辭  
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溶溶眺天門白蜺出雜雲敦翮我靈懸脩駕車登  
登般裔裔齋我靈降潛場回颺興與之鶉翮我靈爰  
陽陰奔以放光淫淫翮我靈續如窟神鬼衛鳥翼張

紛溶溶一

神造啓混朱黃愉以康悅芒芒奄靈車真芳耐爵行  
千流若雨奄靈車蕙為肴饗且飶以舞歌奄靈車靈  
已醉廣宣延無不備奄靈車樂無極神山高高可測  
神造啓二

氛翼翼欲上升指青玄化為文靈之旋疾如風從西  
帝道東龍神之旋鷲長逝凌紫清瑤光下靈之旋北  
逢賜景已滅猶放惠靈之旋錫我祐沛若雲雨下土  
氛翼翼三

廣薛季昶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  
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  
已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  
州長史薛季昶乘間言于柬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  
姦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  
偉而季昶無一言以為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  
曰不知也季昶曰僕亦以為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  
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  
為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  
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克於東都戮建德



於河朔剪黑闥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  
陵書不得息夜不得寐蟣蝨生於鎧冑之間蓋出萬  
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歆爲聖子神孫建萬  
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黜奪帝位斷王  
皇后蕭淵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朝明堂恣行  
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爲周易服色置社  
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大  
聖皇帝南面而朝群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有也侍郎堅義旗以復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  
弗圖是捨豺狼而問狐兔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

爲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  
獻諸大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  
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  
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  
能留意乎柬之曰吾業與玄暉等謀亦嘗如長史言  
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  
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卒亦惟知有武氏  
萬邦黎獻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  
且爾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齏粉矣季昶曰不然  
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

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  
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蒸麥爲糧伸劍爲兵以俟南軍  
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此况今日乎侍郎斬玄武  
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孤克無  
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  
不帖帖者當時鐵鉤鈞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爲亂  
言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吕后與武后無大相遠平勃  
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爲弗是耶季祖  
曰武后之罪浮於吕后萬萬吕后雖殺孝惠子盡封  
諸吕爲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

后土未絕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  
復唐有欲持一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  
同之乎東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母縱  
快忿一時如萬世公議何季祖口傳有之人臣無將  
將則必誅設有人馬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  
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  
於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爾二三大臣爲國家討  
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  
稷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東之曰  
吾爲唐家老臣即旦暮死恨無以籍手見先帝地下



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  
山他固不識也季昶見東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  
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置之二凶雖誅諸武  
封達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嚙侍郎之骨況三思又  
最得幸於上儻白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反掌  
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東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  
肉耳夫何能為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  
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昶退彈指嘆曰嗟吾以  
東之為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知  
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為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

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賜為遠州司馬未幾皆為三  
思所殺如季昶言

志釋寄胡徵君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  
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  
為我揚摧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予也不敏長自崑  
穴鶴毳編櫛土芝緼食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挾紉  
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噓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  
跡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  
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



問敢對以臆寓形宵壤不翅茂蒙時幻歲遷電滅烏  
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蹇氣雄鼻尖出  
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龍矢  
弓仰落雙鵬俯搯長熊毛血崩洒塵坐四封八捷  
邃館庭實惟供墨尊芻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  
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  
台南威紫衝壓輔竒牙壞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  
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  
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  
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燭終童請纓其

甚少不有熠熠孰潛其燭非勤銘於燕然必建標於  
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姱嫭衛霍擁軫樊陳  
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  
愠咲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禱其重也如天球之鎮  
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煦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  
企未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  
嘯卑卑南陽之耕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  
弔不亦大有廷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  
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  
壤作鎮下方會稽衝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



疆摠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  
翰混茫苞天衷地循環相通分註其間怪偉靡可數  
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分註昴宿寶符之貴玄龜青  
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  
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博  
桑豁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立之  
君庶一間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勲也  
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  
至馬子毋徒取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  
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序

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然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採擷  
不斲型蓋唯土嗇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  
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  
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群情為萬  
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  
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  
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  
平地相厭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彛揣摩國紀宣明  
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  
喧飗泣焱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溼溼乎海



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彘彘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性  
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片布碁也走欲徧索其  
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  
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  
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執形其  
目眇列繡繡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執兵鉉星  
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胃  
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谷距堙鶩真扶骨象車雀杏行  
馬飛鳧武衡大櫓驩耳長父雲火萬炬渾脫全驅策  
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寨六形拚接五方天地定位風

雲流行龍虎騰趨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  
赫絕絕稜稜瑣瑣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  
谷或喋血于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  
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  
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  
談儒書又烏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  
超鴻沆下入渺泐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  
皇馬醫主控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芎由神泉鹿皮折  
足山圖赭衣服間女丸素書赤斧碧雞朱曠痕脫玄  
俗質虛心存冲褻跡入僥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



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陰伏骨日  
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  
輶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執入水不濡入石不闐入  
木不拘雲臥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持  
致治於無爲也當闢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  
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  
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  
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僞  
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埋後出者存何老  
生恣尤而異師是樂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

續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乎覩何恠言放紛而  
弗齊于古綿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  
其文僭辭竊義韻俗黃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  
攤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  
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爲原熒非象名性  
氛體何圖指不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  
沾泚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鈞其尻鴻掠其纖微懸空  
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嗜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  
此粗近之然端於傳注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  
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俛



笑婦孰廓我朦孰砭我愚群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  
腐籟以泛其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  
殆而嗚呼噫噫一何寡乎九聖之神於昭于天九聖  
之心存之于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資菴盈室何有  
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暎寧不使我怵怵而惛惛乎  
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責菴藻是溺顛倒首足  
淆混白黑棄其瓚槃寶厥瓦礫拊膺自傷淚血交積  
誓副宿穢以剗末習駕春陵以為舟鼓關洛而為楫  
張武夷以為飄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寐惶惶業業  
嗚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口此僕素昔  
之呀窺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  
嗟嗟已繼之以歌曰  
貞儒不生世陰陰兮摘植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  
無古今兮起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兮  
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  
斯相期於沒齒兮

顏率求罪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  
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  
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

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弒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敵國之情乃使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日率意君忘其為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

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

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欵欵以尊周為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持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藉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一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執



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  
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罪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  
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立墟宗廟不義三也  
六國怨秦之害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  
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  
齒之邦必注強弓躡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  
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  
國亦必驅其衆西向敵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  
志益暴又必急趨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  
而攻一牛不孚血肉狼籍不止也率竊為君危之夫

君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  
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  
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六渾之戎遂來  
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却之輒免首莫敢吐氣者  
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  
王今其所為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  
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  
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穀肫肫然喻之寡人



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  
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觴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  
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  
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  
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還秦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  
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  
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  
不能然後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誑齊率真小人哉嗚  
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  
不明久矣

述玄

為張道士作

天地之間有玄玄之道焉塞八區宰六幕茫乎大化  
莫見其迹窈冥忽荒之中而有神以為之樞其神何  
如洞乎無象漠乎無形瞻之弗覩聆之弗聞履冰弗  
寒炙日弗溫故巍然高而不知其際遽然深而不知  
其止恢然大而不見其外貌然細而不見其內其施  
之于用也能覆能載能陰能陽能靜能動能柔能剛  
能上能下能圓能方能舒能慘能翁能張毛者亦以  
之而趨羽者亦以之而翔甲者亦以之而出鱗者亦  
以之而行凡有血氣者莫不藉是以存所謂不依形



而立不待力而強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已故  
古之聖人能養而全之守一處和若螭龜然一故弗  
雜和故弗戾久而行之其道乃至蓋懼其搖而散也  
乃奮其精恐其勞而汨也乃定其神慮其躁而失常  
也乃寧其氣而弗撓精與氣合其神則凝然後駕太  
清以為輿指溟滓以為蓋倚日月以為輪運六氣以  
為轅化莽蒼以為馬直遠游乎無窮之門雖鬼神不  
能測其機而况於人乎人皆有之而不能之者則眼  
之精疲於五色耳之精沒於五聲鼻口之精散於臭  
味四肢之精削於運用精既散矣氣隨竭矣神雖弗

離將安傳之矣卒俛首就斃如暮光之趨火其亦可  
悲也歎嗚呼昆侖在上者謂之天旁礴在下者謂之  
地中立兩間者謂之人天地不死而人皆死者何也  
不知有玄玄之道故也自本黃老氏餘論作述玄

書白衢州

三衢沈君持正來為烏傷文學掾予謂之持正  
其守白侯之賢予問曰侯定科繇何如曰衢為州  
據東浙上游厥田惟下下以賦以斛計僅三萬三千  
有奇豪有力者蓋并其地多在貧人侯察其  
奸令民自實田以

服其平侯律已何如

曰侯清約甚飲器水外一物不煩衢民每旦徒行入  
府署野夫不識與爭道不問庭有闕民立為疏直枉  
皆免冠叩頭謝長子自沔陽來越旬即遣歸唯一童  
給侍朝夕未幾亦遣侯馭吏若隸何如曰吏抱案立  
左右唯侯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隸人數不逾九  
凡冒隸名巡聚落以病人者悉罷去去年春潘府以  
善治聞

天子嘉之遣使賜束帛衢人咸為侯榮予問已頌謂  
二三子曰此南陽白景亮明甫也明甫自征東行省  
曹掾起家四轉而來為是州甚有惠政昔予聞

漢吳德基言若此今持正又盛稱其賢故予屢問之  
持正言與德基同則白侯之賢信已使牧郡國者皆  
得如侯則下民之瘼庶幾其有瘳乎

### 說玄凝子

玄凝子密人往來吳越間人問姓名不答迫之以指  
就案畫玄凝二字人因稱之曰玄凝子云初凝年十  
三時牧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授藥一丸赤如  
火吞之即棄猪隨道士去涉瞿塘上灩澦入青城山  
坐白龍洞中洞前大雪高三四尺凝居之若溫時下  
山敲冰濯足澗中戲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皇鳴道



士問之咲曰孺子之駭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山採藥凝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不過黃精石芝嘗斲芝鬼城下有白虎向南行凝往執其尾躍上虎脊趨一里所舍去反白月射洞底秋風四鳴因思故鄉菊花酒且熟遂還密人見凝眼有碧酸意其已仙而凝弗是也人見凝者輒贈詩蓮筆如風字或類運書鬼篆不可識俄道士復至與飲琅邪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士肩長八九寸髮目深髯怒張如戟人疑為古僊人云

而說者曰齊地自古多方士爭言有禁方能神仙

炎帝燦大尤善感雖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凝固齊產也豈其山川之靈有以致之歟嗚呼使上之人有好疑者其不少我燦大也寡矣先王之世以左道惑衆者必拘殺於司寇有旨哉必有旨哉

### 剛古撒瀆經

維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雄干持旄龍鴻勃軒闕不能與禹乃震怒召集百霧蒐命夔龍桐栢千君稽首請命罔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攬槍乃糜鴻蒙乃囚章商乃繫堯盧皇威載揚犁婁卒剴勢不敢爭彼無支祈力踰九



象叶厥形肖媛目有電光量淮度江辨捷從衛授之  
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遂咸授之庚辰庚  
辰托其充絡以鉄繩譬如犬羊繫諸淮陰龜山之窟  
木彫水精洞袂石祥奔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  
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  
率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  
焦君探林屋洞得古撒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  
奇而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剛  
潤其辭集古鼎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游  
於古學者也鑄甌器與方乳曲文大槩爭妍其自  
知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濂志

記蘭亭觴球圖

蘭亭觴球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味  
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  
流上甚幽艷四面皆簾簾半捲厨周擱楮中設方几  
几上研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  
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癡  
義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蒸鼎鼎水  
沸將淪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返顧



一飛起波面廁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布水自中  
出三級水西寘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  
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  
各有舟如荷葉一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  
觴次第授之芻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  
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  
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四  
顧羲之伸右手欲授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  
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髣髴想見次  
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策陽桓偉

餘抗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  
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  
畫侍郎謝琨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  
之顛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  
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  
齊之渙之袒如文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印  
士旄袒楊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抗  
令孫統琅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  
翹左足交兩手着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  
指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



疑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頰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歛衽危坐舌泊然無所為者次畫穎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揚摸衣半袒單足起立辱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玉肅之鎮軍司馬虞說任城呂絲府主簿后綿獻之襟紐半敞垂右手着地左按膝肅之因聽不可擊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震卷讀絲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

融袒服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挺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坦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徽之左擊卷至額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搯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



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滿  
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  
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迪司徒左西屬  
謝萬彭城曹誼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  
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  
有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誼伸右足左持  
觴頤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  
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  
嗣茂袒背右執翰背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  
同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

矯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抑首讀背微偃矯之  
雙掌相向舞以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孺柳夾石橋橋  
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  
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  
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擲下身半露自闌亭至石  
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  
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襍加紳各  
地坐籍以方網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  
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  
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

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  
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  
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  
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  
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徃徃如是是何足深道  
唯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  
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  
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  
不勝感慨者矣

演連珠五十首



